

男人为什么恨女人

Why men hate women

[英] 亚当·朱克斯 Adam Jukes / 著
薛 锦 吴中强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男人为什么恨女人

Why men hate women

[英] 亚当·朱克斯 Adam Jukes / 著

薛 锦 吴中强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为什么恨女人/ (英) 朱克斯 (Jukes, A.) 著;
薛锦, 吴中强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211-506-4

I. 男…

II. ①朱…②薛…③吴…

III. 性别差异心理学—研究

IV. B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0723 号

男人为什么恨女人

出 版 人: 和 龑

责任编辑: 王正斌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367 (编辑部)
(010) 6656963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mai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致 谢

当我读到书中致谢页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一部作品的完成居然凝聚了这么多人的心血。我发现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本书肯定难以如此顺利问世。首先我感谢我的父母、泰德和莉莉。同时我要感谢那些带着宽容和热心来参与小组讨论、参加宴会或其他社交场合讨论甚至辩论的人。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讨论启发了我的思维。特别要提到的是安妮·迪克森、汤姆·费罗德伯格、安妮·克苾、托尼·尼克罗斯、汤姆·让、霍伍德·唐伯和希勒·伍德。他们的鼓励和充满睿智的话语帮助我走出了自卑和迷茫。需要特别感谢的还有我在“男性中心”的同事们——尤其是马克·皮金——以及成百上千的男人们，是他们，他们的勇气给了我机会来验证我的理论。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没有用他们的原名。

编委瑟丽娜·欧·格莱蒂和后来的安·司各特都给了我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还有我的版面编辑吉理安·鲍曼特，他们无私的奉献使本书大为增色。我也感谢我的研究员贝林达·普拉腾和巴巴拉·仁窠，他们为此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斯蒂芬·甫洛斯为本书进行了可贵的实地验证。依斯查·布隆博格教授、大卫·曼兰教授和马格·瓦德罗教授也为此书付出了许多。对所有这些人，还有许多未提到的人，在此我都深表感谢。当然，对本书中表述的所有观点和想法我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男
人
为
什
么
恨
女
人

Why Men
Hate
Women

约翰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约翰是在他的伴侣简十分沮丧地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她告诉我，前天晚上约翰狠狠地揍了她。她打算离开他，去虐妻庇护所，但她不愿意结束和他的关系，因为她有三个年纪尚小的孩子，而且她没有经济来源。她希望约翰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不要再殴打她。早在十年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她有暴力行为。她描述起他时，说他性格安静，是一个好父亲。她家人和朋友也都不敢相信他会打她，因为从外表上看，他不该是那种暴力性格的人。

受害者与我接触毫无例外都有一个规律：大多数男人虐待他们的妻子，却从来不相信自已有问题。他们确信，问题出在女人身上，如果她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不导致男人使用暴力，或许他们就不会再使用暴力。正像我平时的做法那样，在这种状况下，我告诉她——她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她的丈夫身上。他的问题是滥用暴力，并对此不负责任。如果他需要帮助，就必须直接和我联系。

那天稍晚些，约翰打电话给我。当他告诉我简带着孩子离开他的时候，他哭了，他不知道她在哪里。他同意在那周与我见面。他三十多岁，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我发现他性格温和，穿着得体。他们结婚三个月

后，他就首次对简使用了暴力。从那以后，甚至他自己描述说，虐待变得更加频繁，更充满暴力。但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家，到庇护所去。他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抱歉，并答应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他勉强承认他每次都这么做并且一直都是很真诚的。我并不怀疑他的真诚，但当我问他是否简可能害怕他，并且不再相信他的懊悔时，他有点困难地承认可能是这样的。我要他告诉我上次虐待她的具体细节，尽管这些我都已经从简那里知道了。

我知道在深夜时候，当她总是磨磨蹭蹭很久才上床时他就开始揍她。第一次他提出要求后她没有急忙上床，他就感到沮丧和生气，并辱骂她。当她告诉他，她多长时间才准备好上床是她自己的事时，他就开始对她大声叫嚷并骂她。她问他为何为如此的小事而生这么大的气时，他摔了她一巴掌，于是她骂他是畜牲。然后在她尖叫着叫他停手的时候，他紧握拳头打她的脸。三四拳后，他确实停手了，气冲冲地跑出房间。据他说他要冷静一下。然后他到厨房去煮了一杯咖啡。

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简的愤怒简直是忍无可忍。他决定去和她谈谈，把事情“解决”一下。简正躺在床上哭。他问她是否可以好好谈谈，而简却一直保持沉默。约翰带着不断升级的挫败感重复他的意图，希望她做出反馈，直到他把她拉起来并强迫她看着他。简闭着眼睛。约翰对此受够了，他开始不断地揍她，而并没有考虑到这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事情持续了四个小时。简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只记得他不断地揍了她四次，甩巴掌，拳打脚踢，并抓住她的头发在房屋里面到处拽。简描述说，他打人的时候，整个人简直是疯了，并且她越反抗，他就打得越凶。最后他剥光了她的衣服，并威胁说要把她当作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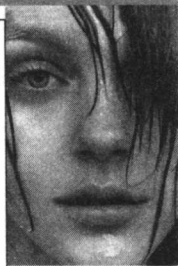
妇一样强奸她。

后来，邻居听到简的尖叫声报了警。约翰被带到警察局，被控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罪——这种罪行，根据我的经验，是不太可能见诸媒体或被验证的。警察带简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她的肋骨断裂，身上多处裂口和撞伤，且有轻度脑震荡。警察随后安排她去了庇护所。

约翰所描述的这些事很生动。他告诉我他失去了理智，打了简一两次。他并不明白邻居为何要报警，因为没有特别的骚动。他深爱着简和孩子们。他记得他总是对简的磨蹭感到很恼怒，即使这不是惟一的原因，也是一个导致他们关系“隔阂”的主要原因。他觉得他总是在等她。他知道自己是个没有耐性的人。我问他，在工作中当他对他的下属很失望的时候，是否也会失去理智打他们呢？“当然不。”他回答说。

约翰认为简是他暴力的根源——她知道的，她的某些行为方式会惹恼他，从而引发暴力。他进一步引证他的这个观点是他相信他的脾气没有问题。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安静的、很随和的人。他与他父亲的关系非常融洽。他发现他的母亲有点难办，认为父亲纵容母亲；在他们夫妻之间，她太过于主导。他的父母从不争吵，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母亲，约翰的一个哥哥也没有打过他的伴侣。

像约翰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事业成功、倍受亲人和朋友喜爱的男人，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声称深爱的女人呢？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吗？像他所说的，是简的过错吗？像他潜意识中假设的那样她喜欢挨打吗？否则她为何一直做他不喜欢的东西来惹恼他？我希望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解答这些问题。



序

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包括了对人性的扭曲。

(索·贝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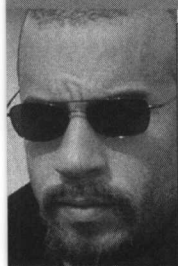
我的中心理论是男人始终处于对女性的感知敌意状态中，他们通过控制或支配她们，公开或非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敌意。在本书中，我的重点是阐述心理生活和心理治疗，同时我也探讨了男性出现暴力问题的根源和背景。

女性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50% 多。一般来说，她们的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两倍（而且大部分是不获取工资的）。在法律上，她们拥有的财产少于全世界财产的 2%。大多数的国家里，财产通过男性传承，这确保了女性在与一个男性的结合中所带来的财富最终都传给了儿子而不是女儿。

在 1970~1980 年间，全世界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女性代表的人数从 16% 降到 13%。

在英国，对男性未成年人实施性虐待的惩罚力度是女性未成年人的两倍。

据估计，1978 年英国被强奸的女性只有 25% 去警察局报案。而这些案件中只有 1/3 被认真对待而立案，只有 3% 的男性罪犯被审判。50% 的强奸发生在家庭环境中，而且受害人是被熟悉的人强奸的。



男
人
为
什
么
恨
女
人

估计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强奸案从来没有被报道过，而且在六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曾经被强奸过。

如果一百个男性被指控性骚扰，相比之下，只有一个女性受到如此的指控。

1978 年对旧金山 930 个成人女性的随意抽查中发现，在 18 岁以前，有 16% 的女性报告说曾被亲戚性虐待过，31% 遭受过非亲戚性虐待。

80%~90% 的乱伦是发生在少女身上。

给儿童性虐待更大的关注——一般指的是对女孩的虐待——表明这种事情的发生率很高。最近的研究发现，少女在她的儿童时期，五个当中就有一个被她周围的人性虐待过。这个领域的一些工作者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可能低估了一半。不要从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糖果吃的指导思想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如果少女被一个她信任的男人强奸的话。对成人女性来讲也是如此。

在英国 72% 的女性由于她们丈夫的不可理喻的行为而获准离婚。

在美国，就女性成人严重受伤的程度来说，受男性朋友身体虐待的女性仅次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攻击行为。每年受伤害的女性达 3 千万~5 千万。

联邦调查局认为殴打妻子的行为未报告的数量最多——是未报案的强奸行为的十倍之多。

苏格兰警方记录显示殴打妻子排在普通案件的第二位。

在英国，每年有 11000 名女性带着孩子住到帮助女性的庇护所里。

印度官方记录中 1978 年有 1786 例性死亡案件。

有大量的女性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割礼，以淡化她们的性乐趣

和性生活。在某些文化中，这些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结婚女性的寿命比单身的女性短，然而结婚的男性活得比单身的男性长。这暗示着婚姻能使女性短命。

在贫穷国家里，怀孕期间的女性，三个中有两个贫血，而且没有机会接触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疗工作者的治疗。

世界 51% 的婴儿是由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助手接生的。杀婴——据中国的可靠报道和印度的传闻——一般是杀死女婴。在贫穷的国家中，女婴比男婴更容易死去或营养不良。印度女婴死亡率比男婴高出 30%~60%。

在富裕的国家中，女性更容易犯精神病，或者要到精神病院或者服用有镇静作用的药物才能平静下来。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处方也大多是出自男性之手。女性自杀未遂是男性的两倍。

亚洲女性的三分之二、拉美女性的六分之一以及非洲女性的一半患有贫血。

在拉美国家中，15 岁~39 岁的女性最普遍的死亡原因是非法堕胎引起的并发症。

堕胎法或反堕胎法也经常是男性制定的。他们得到全世界——全部男性——各种宗教的支持。

国际劳工局的官方数据显示，女性在劳动力方面的比例是：

- ◆ 苏联 48%
- ◆ 美国 38%
- ◆ 欧洲 34%
- ◆ 亚洲 34%
- ◆ 大洋州 33%
- ◆ 非洲 32%

◆ 南美洲 24%

◆ 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家务活儿”。

官方雇佣的欧洲女性中有三分之二在服务行业，这也经常被视为是家务劳动的延伸。在企业中，男性数量是女性的三倍。全世界，管理阶层男性的数量是女性的三到六倍，而做文员秘书工作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的六倍之多。在英国，70%的办公室职员是女性，其中99%是打字员或秘书。只有14%的办公室领导人是女性。

官方统计中，三分之一的户主是女性，对于女性应聘的看法是：（1）她们只想做短期工作；（2）她们是家中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收入者。大多数国家中税收和社会安全方面的政策都是基于这种看法。

在全世界，女性受聘、付给工资的工作大多是兼职、低薪的工作，甚至过了育儿期也是如此。

在英国，女性在1993~1994年的总收入是男性的70.3%，比1979年的75%有所下降。这是因为雇佣者（与工会勾结）给女性安排与男性不同的工作，因为相同的工作必定要求相同的工资。政府在欧共体的压力下被迫修订了同等工资法案，这样女性就可以争取同等劳动、拿同等工资而不是做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等的待遇。现在女性很难提高她们的收入，因为雇佣者已经确保她们做不成这种可以要求同等工资的工作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前苏联和中国，女性职位没有实质上的歧视，但大部分的趋势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低收入，时间短，更多的在服务行业，存在更高的失业率。

在苏联，二战后，缺少男性意味着女性必须承担以前是男性

主导的职业，特别是医疗行业这些被男性主导、以前是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职业。战后，这个职业被女性主导，现在医生中几乎 100% 是女性。同时医疗行业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医生的收入只占社会平均收入的 70%。

1978 年，28 个国家有同等工资的立法。1983 年，数据上升到 90%。这些大多是发达国家。1975 年的一个研究发现，24 个国家的女性其工资只占男性收入的 70%。1982 年这个数值稍有提高：占 73%。其中有巨大的地域差异——例如，在日本占 50%，而在瑞典占 80%。

所有这些数据都没有提到广大女性虽然一样做工作却得不到工资这个事实——不仅仅是家务劳动。例如，据世界报道 (1985)：女性虽然没拿工资却生产出了世界 50% 的食物，尽管官方调查表明这些工作是男性做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调查者定义女性的工作是家务劳动。另外，这些数据不包括那些没有平等工资法律保护的发展中国家的千百万女性，也不包括发达国家没有受雇佣立法保护的家庭主妇们。

1975 年对 12 个最富裕国家的调查显示：

◆ 有工作的男性	每周做 49 个小时的有酬劳动
◆ 有工作的女性	每周做 40 个小时的有酬劳动
◆ 家庭主妇	每周做 1 个小时的有酬劳动
◆ 工作中的男性	每周做 11 个小时的无酬劳动
◆ 工作中的女性	每周做 31 个小时的无酬劳动
◆ 家庭主妇	每周做 56 个小时的无酬劳动
◆ 受聘男性	每周有 34 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 受聘女性	每周有 24 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 家庭主妇	每周有 33 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Why Men
Hate
Women

在意大利和英国，既有工作又有孩子的女性中有 85% 嫁给了不做任何家务的男性。

瑞典——任何性别歧视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国家、法律的典范——五个男性中只有一个男性采取法律上的措施让女性离开。

在肯尼亚，农业工作者拜访过的种植的经济作物男性是生产同样经济作物的女性的五倍。女性农民中从来没有和政府的农业工作者说过话的人的数目比男性多十倍。

尼加拉瓜是惟一以男人的名义登记而让妇女耕作土地的拉美国家。

在尼加拉瓜，当 20 世纪 70 年代大米的价格不断飚升的时候——这些由男人控制、女人种植的家庭作物——男性就声称卖大米的收入归他们所有。

在富裕国家里，家庭妇女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她们丈夫的收入是多少。

1975~1985 年，在富裕国家中有同等数量的男孩和女孩接收初级、中级或高等教育。在贫穷的国家中，1975 年存在的差距至今还存在——在各种形式的教育中男性的人数比女性多，尽管享受各种形式教育的人数都在增加。

对发达国家所做的研究表明，教师在教室中对待男生和女生的行为方式也不同。女生安静、听话、整洁能得到奖赏，而男生回答正确可以得到奖赏。研究显示，男生得到老师的注意是女生的两倍。在给老师们指出这个问题之后，差别依然不大：女生受关注的时间仅提高了 7%。无论老师的性别是男还是女，情况都是这样。

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文盲是男性的两倍。

在聊天中打岔的 94% 是男性。在性别混和的小组讨论中，女

性说的话只占男性的一半。

在对一个女生人数多于男生的班级的研究中，参与讨论时每四个男生才有一个女生；男生问的问题是女生的两倍，男生受到的表扬或鼓励是女生的三倍。

多次研究表明，男性占用学校操场大部分的空间，而女生则坐在比赛的场地角落充当观众。

儿童读物中四分之三的课文和图片所关心的是男性，只有四分之一关心到女性。书中角色所描述的男性数量是女性的四倍，描述男性经常是主动的，而女性则是被动的、有依赖性的、有教养的。

色情行业估计每年有 80 亿美元的产值。

从这些数据显示出来的社会环境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犹太教在早上祈祷时说：“感谢上帝，没有把我生成女人。”

以上统计中的数据和例子引自 1985 年《女性：世界报道》和联合国的《女性十年》。应该说，在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但确实也应该说这种变化并不是实质上的变化。仍然可以看到媒体经常宣传节育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之类的报道（《世界报道》报道的十个非洲国家中，女性有 32%~92% 的人没有听说过现代的避孕法）。

这些数据是在 1987~1988 年统计的。* 不要期望从那时起到现在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变化。近来的证据也表明这几年很少有变化。

* 最新资料：Manushi 第 57 期（1990 年 3/4 月），性死亡统计；国内收入，1993~1994 年女性的收入。

前言

开篇之时我得宣布：我是本书所描述的男人中的一个。实际上，正如所有关于人性的书一样，这本书实际上写的就是我自己。这种想法源于我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光。那曾经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当我发现我从内心感到对女性厌恶、并且这种厌恶超出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正常的蔑视”的时候，我感到惊讶和害怕。正如一些治疗师所证实的那样，这种体验会影响个人对待病人的态度。几年以后，我发现我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病人所呈现的、曾经对我来说模糊不清的困难现在都很清楚了。后来，我开始考虑本书要表达的思想，并开始进行对女性地位的研究。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成型的时候、当我发现我所接触的那些男人也有着类似的对女性的厌恶感的时候，我开始理顺我的思路并写下了我的想法。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从事后来才让我感兴趣的工作：针对男人使用暴力和虐待妇女的治疗工作。在近六年时间里，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为暴力男性提供治疗课程的机构里——伦敦男性中心，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但和那些男性受害者的接触中，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伤害是如何造成的。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机构严重缺乏。当我看到全国范围内不断削减福利预算，我就知道这种服务越来越需要。不仅如此，那些女性



**Why Men
Hate
Women**



志愿者在微薄的经济资助下仍然对受害者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她们，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不可能进行这项工作了。

我必须承认在这些年中我经历过一个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我的私人生活，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最初我接受格式塔心理治疗师的训练，后来研究神经症，（正如我当时所看待的那样）我发现这些方法均不够全面（实际上否定了这些方法），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从精神的角度着手分析。我开始从事所谓的精神治疗家的工作，接触使用暴力的男性，参与模拟人类的遭遇和不幸。在关于内部和外部实体关系（Kovel, 1985）精神分析的辩论中，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或没受到影响，我非常认同中间小组（参看 Kohon, 1986）的方法和态度，但更注重外部实体的影响作用。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接触到的关于暴力行为的想法和精神分析的观点变得很不一致。在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作品中的“辛酸史”也不能忽视。她们所经历和理解的男性暴力为我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和工具——简单，但是比任何一种分析方法理解男性行为都更加有效。我试图把我的想法运用到工作中，如果有冲突的地方，请女权主义者谅解。这本书是我感受的真实写照——尽管这样说有些勉强。

我越来越相信男性给女性施加暴力只是这种虐待行为的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它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对团体和私人关系中的控制。我经常遇到男人强烈的但看起来毫无头绪的憎恨和厌恶。在从事治疗男性暴力工作之前，我也习惯于“蔑视”女性，也正是出于这种“蔑视”以及想搞清楚为什么男人憎恨女人，所以才有了本书。

本书不是为了解释男性如何取得并维持人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虽然这个问题也会得到阐述。我试图解释男性至上主义和厌

恶女人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就性别的特征寻找一种解释。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重要的是性别特征——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是具有性别特征的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似乎这是个与生俱来、并且早已存在的事。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主观或自我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作为知识的客体它不属于个人的认知或感知领域，事实上，它是我们感知、认识世界的最重要原则：它是感知的基础，而不是它的客体（Frosh, 1989）。

男性特征意味着男性优势。男性至上主义似乎说明了性别上的区别。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总是被误导，并试图对此作出解释。总的来说，这也许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任务。然而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如弗洛伊德阐述的，是强调个体发生、个体发展、复制的历史。带着这种观点，我试图解释性别的不同与男性的主宰作用。总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的是，目前对女性主义强调的性别不同被认为是偏离了传统的观念（例如，拉宾说：‘性别’——特别是异性——不应当看着是自然产物’。1975, p.179）。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确实认为性别的不同是精神分析的中心问题，然而现代分析家或许忘掉了这些，女权主义者们也可能否认这一点。

本书首先阐述了为什么男人希望取得主导地位并维持这种地位的问题。结论是男人的动机本质上与憎恨女人有联系，无论这是否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所谓的“蔑视”女人只是厌恶女人的一种表现。在女性文学中，许多我不得不说的内容都被讨论过。我这里介绍的是和我的理论有关的部分。女权主义思想是复杂而又多种多样的，对此进行综述不符合我的主题。但不管怎么说，对此进行的综述已有很多，这些综述比我能提供的信息要更全面。

据观察，总的来说，男性从 17 世纪以来并不像女权主义者